

眼法門宗平實導師著



歲次壬午年
丁闡秋畫

寶門法眼——公案拈提第二輯
平實導師著

ISBN 957-98597-6-0

宗門法眼／平實導師著. 二版 臺北市
：正智，2008.04
面； 公分.-- (公案拈提：第2輯)

ISBN 978-986-83908-3-6 (平裝)

1. 禪宗 2. 佛教說法

226.65

97005128

宗門法眼

—公案拈提第一輯

作
者：平實導師
對
者：章乃鈞 傅素嫻

出
版
者：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
電
話：○1-28327495 28316727

傳真：○1-2834822

111-台北郵政 73-151 號信箱

郵政劃撥帳號：一九〇六八一四一

正覺講堂：總機○1-25957295 (夜間)

總經銷：飛鴻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231-4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501-9號2樓

電話：○1-82186688 (五線代表號)

傳真：○1-82186458 82186459

初
版
：公元一九九八年七月 一千册

初版二刷：公元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一千册

二版首刷：公元二〇〇八年五月 一千册

售
價：五〇〇元 (附贈超意境CD一張)

《有著作權 不許翻印》

自序

有老居士云：「更有甚者，把公案故事拈提出來，加以評唱，所謂拈古。現在也有禪者做這樣的事；古時候的祖堂錄、虛堂集、碧岩錄等都是。你若是大徹大悟了，根本不必去看那些東西。」居士又批評公案禪是葛藤禪，更舉大慧宗杲禪師火焚其師 克勤圓悟禪師所著碧岩錄之事例為證；不知大慧此舉之用心良苦，亦不知碧岩錄之去人葛藤、著著指向真心。凡此皆因錯悟，與公案拈提不能相契，故有此說。真悟賢聖若讀碧岩錄，必定拍案叫絕、擊掌稱善，豈況毀訾？觀乎重刊碧岩錄諸跋中法師、居士之言可知。茲摘眾跋之片段以為明證：

「圓悟老祖居夾山時集成此書（碧岩集），欲天下後世知有佛、祖玄奧，豈小補哉！老妙喜（大慧宗杲）深患學者不根於道，溺于知解，由是毀之。謂其父子之間矛盾，可乎？」

「圓悟禪師評唱雪竇頌古一百則，剖決玄微……。後大慧禪師因學人入室下語頗異，疑之；才勘而邪鋒自挫，再鞠而納款自降曰：『我碧岩集中記

來，實非有悟。』因慮其後不明根本，專向語言以圖口捷，由是火之，以救斯弊也。然成此書、火此書，其用心則一，豈有二哉！」

真悟者若讀證悟者所拈公案提示，必定神契冥符，引為知音；若讀碧岩錄，必定擊節讚賞，哪堪拒斥？平實悟後兩年，讀碧岩錄時，深然大慧火書之舉，恐密意盡洩，正法隨滅。唯查台灣大陸曾讀此書之人甚多，迄今未見有弊（殆因末法根器所致）；反因此書之住世，而使錯悟之人心存顧忌，不致太過自負而自誤誤他，未嘗非善。

後見顯教、密教錯悟諸師誤導禪和，日益嚴重，難以對治，乃轉而支持公案拈提；更效圓悟大師作略，繼繕公案拈提，以摧諸方邪見，藉顯宗門正見，用報千年前親承圓悟古佛指授深恩。

二者諸有謬執般若中觀見者，錯會阿含、般若經旨，責禪宗祖師為自性見，每將錯悟、真悟諸師相提並論，實屬不當，故宜區分真悟錯悟之差別所在，此則應作公案拈提以示。至於假藉阿含及般若中觀知見，批評禪宗為真常唯心系或自性見者，彼等不解真悟祖師之悟處及見地，豈唯尚未明見大乘道，亦乃未見二乘道；不明二乘法中密意、不明般若中觀密意，名為未見道。

之凡夫，何得稱為大乘真實見道者？此諸人等之般若見、中觀見、無常無我見等漏失，筆者已於《真實如來藏》一書中詳述，茲略表不述。

三者本書原輯一百則，於一九九八年元月底動筆，迄三月十日圓滿百則拈提。唯鑒於篇幅之鉅、倍於第一輯，恐初機學者望而生畏，乃將未二十則移入第三輯中，此輯印行八十則，與讀者見面。筆者於第一輯中曾許諾：將於第二輯中例舉錯印證之公案，遂有一九六則魯祖面壁、一九七則行婆冤苦、一九八則馬祖梅熟、一九九則南堂不是，共四則公案之舉示，然因改編入第三輯中，故此輯中之錯印證公案，僅餘瑞巖主人、靈雲桃花、天然知寒等三則。至於寒山、拾得公案五則，及蜀郡袁煥仙鹽亭明暗公案等，悉皆一併移入第三輯中，且俟來年再與讀者見面，合先敘明。是為序。

菩薩戒子 平實

序於西元一九九八年季春

改 版 序

公案拈提書籍，本是冷門書；蓋因學佛人雖多，敢求宗門證悟者本來極少，是故願意探究宗門公案者本就稀有；復兼二十年來廣被假名大師——名師而非明師——之誤導，證悟之信心已經大減；是故公案拈提類書籍，確實不易快速流通；由此緣故，本書於一九九八年七月發行初版首刷，梓行二千冊；復於二〇〇二年十二月梓行初版二刷，亦二千冊；至今售罄時，已屆十年。於此十年後之今日，時移勢易，願探究證悟境界而求實證者，顯然大增，與當年局面迥異，是故本書應予增寫、充實內容，冀能針對讀者之道業，有更深入之助益，此是本書增寫改版之用意所在。

復次，本書增寫之後，從初版之三〇八頁，增加為四六四頁，仍依原價流通。非唯如此，並將通告讀者：原有初版書籍，不論為首刷或二刷版，都可以免費換取新書；不需附寄回郵，而讀者寄來換書時所耗用之郵資，本出版社亦將於寄回新書時一併奉還，以此作為佛法弘通時之「售」後服務。蓋本出版社成立之目的，本非意在營利故，意在幫助有心證悟佛道之學人，藉此而得建立正法久住之根基故。凡此行為，亦顯示本出版社負責任及不求世間法利得之一貫態度，不論於世間法或於出世間法，悉皆應當如此。緣以本書之改版即將梓行，應當略述改版緣起，即以陳述緣起，用代改版之序。

佛子 平 實 謹序

二〇〇八年晚春 於竹桂山居

101. 土城喝茶 001
 102. 土城頓悟 008
 103. 土城說法 014
 104. 土城散步 020
 105. 土城念佛 024
 106. 土城嘻嘻 030
 107. 土城空有 036
 108. 土城誦經 040
 109. 雪峰成道 046
 110. 雪峰喫茶 050
 111. 雪峰置拂 053
 112. 瑞巖主人★ 059
 113. 洞山寒殺 068
 114. 鏡清未會 072
 115. 鏡清啐啄 078
 116. 龐蘊好雪 084
 117. 靈雲桃花★ 091
 118. 陸宣瓶鵝 096
 119. 涌泉茶盞 104
 120. 巍頭頭落 111

宗門

目

121. 樂普解語 114
 122. 天然知寒★ 121
 123. 清銳孤貧 128
 124. 翠巖禮拜 135
 125. 龍牙無意 142
 126. 欽山關主 148
 127. 玄沙盲聾 156
 128. 玄沙白函 161
 129. 玄沙識心 168
 130. 玄沙明珠 175
 131. 玄沙慚愧 181
 132. 玄沙指歸 188
 133. 玄沙日用 192
 134. 雲門著衣 196
 135. 雲門玩水 200
 136. 雲門破相 206
 137. 雲門打殺 211
 138. 長慶可惜 218
 139. 長慶禮拜 223
 140. 龍冊堂密 232

★：有此標記者爲錯悟之公案

法眼錄

161.	清涼毫釐	362
162.	玄則求火	366
163.	清涼香匙	373
164.	清涼得失	378
165.	五雲問著	384
166.	概括事理	389
167.	清谿迷暗	392
141.	龍冊來來	239
142.	龍冊籠罩	244
143.	長生毀譽	251
144.	龍華舒手	259
145.	藥山忌道	265
146.	龍華兩三	270
147.	保福剿絕	278
148.	保福佛殿	282
149.	保福淋頭	287
150.	保福侍者	295
151.	南院百會	301
152.	南嶽看月	305
153.	佛曰冤家	310
154.	鼓山不跨	319
155.	木平轉泥	325
156.	羅漢豎帚	330
157.	龍華說義	335
158.	章敬三撥	341
159.	清涼不知	350
160.	清涼真實	357

第一〇一則 土城喝茶

台北縣土城鄉承天禪寺廣欽老和尚 清光緒福建惠安縣黃氏子，家貧故四歲出養於晉江縣李氏。及長散財分田於親族，投泉州承天寺出家。常入定中，不食不動，鼻息全無。民國三十六年渡海抵台，後居土城鄉度眾，創建承天寺，住寺化度有緣。民國七十五年入滅，壽九十有五。（以上依承天禪寺編印《廣公上人事蹟初編》摘錄）

九年前朱博士有個美國好萊塢影城的朋友金博士，到台灣來請教南老師有關佛法方面的問題。這位金博士年紀輕輕，三十來歲，基督教家庭出身，學的是音樂，對佛法特別有興趣，鈴木大拙等各家的禪學著作、大般若經及若干小乘英譯佛典都曾涉獵，並有在斯里蘭卡某處習定一年多的經驗，是一個受現代高等教育的西方佛教青年。

……朱博士當時很忙，抽不了身，便找上了我（雲林老人自稱），要我帶著這位到處尋師訪道的老外，到外面去走走玩玩。……金博士與我轉搭公路局車往土城，下車後改僱計程車上山。……到了大殿，看見老和尚坐在殿中

一處的蓮花坐墊上。我有一個老習慣，看了和尚喜歡拜，走到老和尚座前，恭恭敬敬地拜了下去。想不到這個年輕的老外也緊跟著我，趴的一聲拜了下去，老和尚只是坐在那兒，不作一聲。

後來老和尚移到窗邊的舊藤椅上去坐，我們跟了過去。他周圍的幾位尼師也圍攏過來，準備要當翻譯。我說：「我的閩南語還馬虎、懂得一點，我來翻譯好了，省得多費一道翻譯手續。」我首先跟老和尚簡單介紹了金博士的背景情況，說：「他這回專程到台灣來參學佛法，我特別帶他來，師父您老人家給他開示。」

老和尚聽完話，便問金博士：「你幾歲？」我以最快的速度傳譯：「三十五歲。」金博士答。老和尚又問：「你有什麼問題？」「沒有什麼問題，我只是來看看。」老和尚再問：「佛法中你喜歡什麼呢？」金博士答：「禪宗。」老和尚說：「淨土也很好嘛！淨土也是禪。」

停了一會兒，大家沒講話，旁邊的尼師端來幾杯茶，我跟金博士各接過一杯。這時老和尚抓到了題目，又問：「你手中拿著什麼東西？」「茶。」老和尚接著要金博士不猶豫地立刻回答他：「能喝茶的是什麼？」金博士如

法答：「渴啊！」我回稟老和尚說：「嘴乾啦！」「不對！不對！」老和尚當頭不客氣地猛下一棒，弄得金博士很不好意思，回不了話。大家想想：能喝的怎麼會是渴呢？

老和尚看金博士不講話，便安慰他說：「普通到我這兒來，我都讓人念阿彌陀佛，什麼也不談。這次你來以前，我莫知你來；你走了，我也莫知你到哪裡去。現在你喝茶，我便問你喝茶。能喝茶的並不是渴，渴只是一種現象。」說完，老和尚又將同樣的話重覆了一遍。並說：「我聽雲林居士說，你在錫蘭下過功夫，我現在只是跟你開开玩笑而已。」（以上摘自雲林老人著《廣欽老和尚的念佛三昧》）

有老居士云：「有兩個人去參趙州從諗禪師。州問一人：『曾到此間嗎？』答：『曾到。』州曰：『吃茶去！』又問一人：『曾到此間嗎？』答：『不曾到。』州云：『吃茶去！』院主見了奇怪，請問趙州：『為什麼曾到、不曾到都吃茶去？』州喚：『院主！』院主答有，州云：『吃茶去！』各位想想：為什麼都教吃茶去？《陸象山傳》裡有句話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本來沒啥子事嘛，喝茶去吧！」

平實云：諸方老宿新秀說禪、說道者極多，每似這位老居士一般自以為悟，以為趙州教人吃茶是因為閒著沒事，所以教他吃茶去。若問他：「吃茶是誰？」便道是能知能覺能觀的靈妙心，似這般佛門中之常見外道，也稱為善知識？

老趙州在南泉普願禪師座下悟入時尚在年輕，卻是到八十歲才開始行腳、辨驗諸方老宿，中路亦曾值遇文殊化現的寒山大士，寒山大士還稱讚他說：「這小廝兒！卻有大人作略。」後來直到一百二十歲才捨壽，乃是古今禪門中赫赫有名的大禪師；不料他這個紫磨妙金的喫茶公案，卻被老居士一股臭氣給熏污了。老居士暫莫生惱，非獨平實如是責語，古已有師如是訶責也：

【睦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河北。」睦州云：「河北有箇趙州和尚，曾到麼？」僧云：「某甲近離彼中。」睦州云：「趙州有何言教示徒？」僧云：「每見新到，便問：『曾到此間來麼？』云：『曾到。』趙州云：『喫茶去。』忽云：『不曾到。』趙州亦云：『喫茶去。』】睦州云：「慚愧。」卻問

僧：「趙州意作麼生？」僧云：「只是一期方便。」睦云：「苦哉、趙州！被爾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明覺禪師語錄》卷一）老居士既以家裡人身分說禪，須知有睦州道明禪師這個公案，莫責平實拈提爾也。

有一人來參趙州，乃是新到僧，趙州教他喫茶去；另一人曾到趙州參訪，只因仍無入處，再度來參，老趙州問明了是曾到僧，依舊教伊喫茶去；那院主親見此事，覺察其中必有蹊蹺，欲通宗門，乃問：「云何新到也喫茶去，曾到也喫茶去？」不料老趙州卻喚道：「院主！」院主答諾，老趙州仍云：「喫茶去！」老居士不知趙州之意，卻引陸象山俗人之語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本來沒啥子事嘛，喝茶去吧！」卻似一壺山泉泡得之好茶，被他投入一顆老鼠屎，尚不堪聞，何況飲之？因什麼道理，平實得如此道？還有欲會者麼？且拉長了耳朵，聽取平實拈提：

只如新到僧來參，老趙州命伊喫茶去，は何道理？莫將此事認作禪門客套。曾到僧再度來參，乃至常來參訪者，舉凡未悟者上參，總教伊喫茶去；老趙州絕非眼見諸僧閑著無聊，方教伊喫茶去；更非「天下本無事，庸人不須自擾」所以總教大眾喫茶去。院主與老居士一般，不知老趙州心行與作略，

故問：「新到也喫茶去，曾到也喫茶去，是何道理？」不料老趙州甫聞，卻高聲喚道：「院主！」院主眼暗，答個諾字，早已蹉過，於是趙州又命伊：「喫茶去！」可憐院主依舊錯過一著，成為世諦流布之主人翁；不料千年後的今天，這位老居士思之再三以後，書之以文，卻依舊與那三僧彷彿，豈不令人嘆息！

須知吃茶之中有無上甚深第一義諦，禪師豈以閒著無聊教人吃茶解悶？老居士為何不肯下心參詳一番？卻有閑暇寫得如許文章、梓以成書、流通天下，欲不招來作家拈提，其可得乎？今者老居士於文中作小兒語，欲會茶中密意，大遠在！雲林老人則不如此。

有一天，雲林老人陪著一位年輕的美國人金博士，往訪土城鄉承天禪寺廣欽老和尚（以下為避老和尚名諱故，皆尊稱為土城和尚）。雲林老哥持禮甚恭，不以土城和尚不識字而輕慢之，並且自願降格充當翻譯。

土城和尚尋常皆教人念佛，很少說禪；洋人不懂淨土法門，只喜歡禪，不料那洋人卻不識禪機，當面蹉跎。

土城和尚藉茶說法，無上甚深第一義諦於焉展現；無奈洋人根淺，猶如方木逗圓孔，格格不入。老和尚只好放過，為他解說真心的體性：「這次你來以前，我莫知你來；你走了，我也莫知你到哪裡去。現在你喝，我便問你喝茶。能喝茶的並不是渴，渴只是一種現象。」說完之後，老和尚又將同樣的話重覆開示一遍。

未悟之人每疑：老和尚有大神通，為何洋人金博士來到眼前，竟說不知他來；金博士走了，竟說不知他到哪裡去，真真豈有此理？殊不知老和尚說的正是真心之體性——不觀六塵、不會六入。眼前有人來，俗人尚知，老和尚乃大修行人，焉得不知？皆因未悟，不知老和尚言中密意。

若人欲喝趙州茶、土城茶，且莫牛飲；亦莫待閒著無聊方喝；必須端心正意，以跪求無上妙法之恭敬心、虔誠心而喝。會喝茶的並不是渴，也不是有覺有觀的靈知心、靈妙心，此心是生死根本。

如今土城和尚圓寂多年，學人欲見土城和尚真面目麼？
上土城喝茶去！

第一〇二則 土城頓悟

台北縣土城鄉承天禪寺廣欽老和尚……停了一下，金博士（美國人）開了口問說：他曾看佛學書籍中提到有個「念佛三昧」，到底有沒有這回事？老和尚是否得過這種境界？老和尚說：「你來以前，我莫知你來；你走了，我也莫知你到哪裡去！現在你問我問題，我憑我的記憶回答你。我在五十幾年前，有一次情況，我認為是念佛三昧；你以為怎樣，我不曉得。」

金博士一聽，精神來了，說他喜歡聽。我（雲林老人）趕快從旁翻譯道：「他請師父開示啦！」老和尚說：「五十幾年前，我在福州鼓山寺時，有一次隨眾在大殿行香念佛。大家隨著木魚聲唸『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我手結定印，邊走邊念，突然我那麼一頓……」

老和尚的話，我逐句翻譯過來，到了「那麼一頓」這裡，我頭大了，勉強譯成「once suddenly a stop」。老和尚馬上對著我說：「你不要翻錯啊！不是停止哦！」這時金博士看了老和尚「那麼一頓」的身勢與手勢，表示他懂得老和尚的意思，而我也覺得我的翻譯有誤，慚愧莫名。